

## ◆红色记忆 地名故事

## 汉书村

## 汉书村的由来

在大安市月亮泡镇西南汉书村地界,有三座一字排开的陵墓,这里安葬着70多年前壮烈牺牲的骆汉书、马殿元和周怀禄三位烈士的遗体。为纪念骆汉书烈士,1947年春,中共赉县县委决定,将原大赉县端基区改为汉书区,将端基屯改为汉书村。

## 汉书村的现状

汉书村位于大安市月亮泡镇政府所在地,距大安市区37公里,幅员面积748平方公里。有耕地440公顷、林地86公顷。下辖2个自然屯,总户数724户、总人口2776人,常住户523户、1980人。全村共有农用机械450台(套),大口径农田井48眼,灌溉面积500公顷,灌溉率95%。巷道硬化率95%,住房砖瓦化率达100%。数字电

视入户率100%。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5万元。村主路两侧加宽及硬化2000米,路灯40座,修建文化广场1.6万平方米。

## 骆汉书烈士事迹

1941年,骆汉书加入新四军。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到东北工作,1946年3月,被大赉县委派到五区(今汉书区)工作,任区长。他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清剿土匪、开展反奸清算斗争。

1946年8月30日早晨,嫩江东岸的山西红网房子一带突然枪声大作,骆汉书以为江东的“胡子”要来袭击,便派通信员周宝和迅速通知东山头、又古敖等农会去江边阻击,自己率队中队战士周怀禄等人赶往江边“菜园子”布防。周宝和在执行任务途中被叛匪突袭劫持,被逼叛变,准备伏击骆汉书。骆汉书闻听周宝和被劫,带人前往解救,不料途中遭受已经叛变的农会会长张万发蒙骗,被引



汉书村村部

诱到事先设计的伏击点,遭到隐藏在暗处的叛匪袭击,骆汉书中弹牺牲。

骆汉书用热血和生命,在大安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 B 白城记忆

## 白居易笔下「农家乐」

●王兆贵

白居易一生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对底层人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写出了像《卖炭翁》《琵琶行》《观刈麦》等脍炙人口的诗章。年届而立,他愈发怀念起山乡风情,羡慕起“农家乐”来。

大约是八九岁时,白居易随父迁居任所,在江淮地区度过了简朴的童年。正是在这段时间,白居易遍览周边田园风光。成年后,他又数次踏上这片土地,并用赞美的口吻写出了长诗《朱陈村》。

白居易诗中写道,距徐州丰县百余里,有个地方叫朱陈村,青山为伴,绿水为邻。由于远离尘嚣,这里民风淳朴,古风犹存。耳闻“机梭声札札”,眼见“牛驴走纭纆”,蓝天下“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乡亲们自给自足,不离故土,“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村中朱陈两姓人家,世代通婚,史称“朱陈之好”。更让白居易羡慕的是,“亲疏既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

在我国古代,因仕途失意而归隐的文人,通常会寄情山水,赋诗田园。孟浩然虽有名动公卿之才,却无进身之机。隐居鹿门山期间,应邀去农家做客,酒酣耳热之际,写下了《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似这般恬适的“农家乐”场景,对自小生活在小镇的白居易来说,再亲切不过了。

白居易笔下的《朱陈村》并非归隐者的田园诗,而是庄户人的风俗画。全诗五言六十八句,语言平实,通俗易懂。前半部分记叙朱陈村的民风民俗之淳,后半部分回顾自己半生飘零之苦,两相对比,悲从中来,不胜唏嘘,“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二十举秀才,三十为谏臣。下有妻子累,上有君亲恩。承家与事国,望此不肖身。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更那堪“孤舟三适楚,麻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平生终日别,逝者隔年闻。朝伏卧至暮,夕哭坐达晨。悲火烧心曲,愁霜侵鬓根”。结句落在“一生苦如此,长羡村中民”。

十五岁那年,已随父迁居衢州任所的白居易,仍念念不忘昔日的时光,写下了《江南送北客,因寄徐州兄弟书》,这与他在《朱陈村》中所陈述的“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相符。如果说,《江南送北客,因寄徐州兄弟书》是他“十五能属文”的处女作,那么,《朱陈村》则是他“愁霜侵鬓根”的回忆录。

朱陈村这个地方,苏轼也曾到此一游,据他考辨,该村不属于徐州属宿州。苏轼曾知徐州,考据应该可信。其实,全国名叫朱陈村的庄子有多处,如临沂、泰州、淮安等地都有朱陈村,我等大可不必拘泥于此,用心欣赏白居易笔下的“农家乐”便是。

近些年来,身居都市的人,置身“钢筋水泥”森林中,不免心生厌倦。遇有闲暇,往往会往乡郊野外出,去享受一番“农家乐”。白居易这首《朱陈村》,也算得上是世外桃源“农家乐”了。正如蒋艳教授所言,朱陈村曾令白居易向往之,白居易则使朱陈村千古留名。长久以来,“朱陈之好”已成为姻缘和合的代名词。朱陈村则成为我国古代乡民的理想乐园,被赋予美好农耕社会的文化意象。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晚,苏轼双眼望着天上皎洁的明月,陡然发出一句千古之问,问这青天,问这明月,究竟出现于何时?有此疑问的不是苏轼,还有很多诗人,他们用不同的妙句书写着中国人的哲思与意蕴。

说起问天问月诗,最著名的篇目当推屈原的《天问》,他对于天地、自然和人事等诸多事物现象发问,一共问了170多个问题,“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天在哪里与地交会?黄道为何十二等分?日月天体如何连属?众星在天如何陈列?“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月亮有着什么德行,竟能死了又再重生?对月亮有何好处,玉兔能常在其腹中?这密集排列的问句令人目不暇接,不禁惊叹屈原深邃的观察力和绚丽的想象力,他不仅对一些传统观念敢于大胆怀疑,还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

中天悬着一轮明月,像黑夜中的眼睛,给了多少人心灵的抚慰,又让多少人心向往之。被誉为“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正是张若虚以一支清丽之笔,描绘了一幅“幽美遥远、

说到年画,儿时过新年的情景马上映入眼帘。新时期的年画,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注入了新的元素。年画流传千余年,本是民间绘画体裁,兴起于汉,盛行于宋清,鼎盛于新中国。

通榆年画发源于通榆,壮大在吉林西部,在汲取传统民间艺术营养的同时,继承了中国画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通榆风格。作为通榆画家艺术与智慧的结晶,通榆年画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为我国新年画界的主力军,无论是作为中国民间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还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代表,都成为社会发展、民俗风情的重要历史见证。通榆县在1991年6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通榆画家们使用工笔重彩、擦笔水彩、勾线平涂等绘画技巧,创作反映出具有地方特色、风土人情的大批新年画作品,他们以特有的技法技巧构成了独一无二通榆年画艺术。同时,也涌现了刘长恩、姜贵恒、安学贵、谷学忠等一批享誉全国的知名画家。

“曾经的通榆年画走过了一条漫长又辉煌的艺术之路。”通榆县文联副主席朱莫愁说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通榆人民在发展建设、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有了和艺术新的需求。本地画家们响应文化部号召,集中创作了一大批感恩、颂祖国、赞英雄并深受广大劳动人民喜爱的新题材、新内容的美术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一大批展现通榆地域风光、风土人情的新年画走进了通榆人民的生活。

通榆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科尔沁草原边缘,是著名的丹顶鹤之乡。人杰地灵赋予了通榆年画饱满的关东特色、鹤乡风情和草原情怀。通榆年画的艺术表现手法较为丰富,有国画、水彩画、粉笔画、擦笔水彩、民俗画、装饰画、连环画等画种。

第一幅通榆年画是196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长恩的《打猪草》,也是吉林省最早的新年画作品之一,开创了吉林省年画创作的新纪元,奠定了吉林新年画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通榆年画创作的鼎盛时期,通榆年画创作群体逐渐发展到百余人,参加省市县各级展览作品逾500幅,近300幅作品在全国20余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有近百幅作品参加省展,40多幅作品获省级奖,23幅作品参加国展,4幅作品在国展中获奖。

当年,通榆年画家刘长恩、姜贵恒、安学贵、朱家安、谷学忠、刘庆涛、李树芳、刘佩娟等8人被省美术家协会的同志称为“通榆年画八大金刚”。

作为重要的创作技法,擦笔水彩年画更是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通榆第一幅擦笔水彩年

## 望月有所思

●王影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遐思冥想,仿佛想探究宇宙的奥秘,谁是最初见到月亮的人?月亮又是哪一年与人相遇的呢?身处一个阔大浩渺的空间之中,人会感到孤独。“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明月万古如斯,人虽然也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只是已非今夜之我了,但反过来想,生命尽管是有限的,但通过生生不息的延续,似乎也实现了如明月般的无限。诗人有片刻人生苦短的感伤,更有着与明月共存相看的热爱。

李白也是极爱明月的,而明月也似乎总是偏怜他许多。“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诗

人对浩瀚的宇宙心生困惑不解,他不知后世会有航天器能抵达月亮,只是觉得月亮高不可测却又若即若离,要不然,为何我到哪里月亮就跟着我到哪里呢?这种相对运动造成的错觉滋养了李白的诗意,道是无情却有情,诗人接着追问月的来处与归处,“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罢了,有些提问不需答案,时光如水,幸有明月相伴,“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莫负韶华,且珍惜当下,将月光酿成的酒一饮而尽吧。

宋代词人辛弃疾有一首别出心裁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他对月亮既感好奇,又疑惑许多关于月亮的说法。辛弃疾开门见山,在小序中交代背景,这是一首模仿屈原《天问》的

送月词。“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词人先问,可爱的月亮降落到遥远的什么地方去了?继而问,难道说另外还有一个人间,那边的人们刚刚看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吗?这一问石破天惊,差点悟出了月球绕着地球转的原理。“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送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嫦娥不嫁谁留?”词人对月中嫦娥的神话故事产生了怀疑,而且好奇月亮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月亮没有绳子系住,为何能有规律地运行?“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有人说月落后会经过海底,如果确是如此,长鲸不会触破玉殿琼楼吗?玉兔不通水性又怎么办呢?“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即便顺利渡过大海,圆月为何会变成弯月呢?这首词让我们看到豪气干云的辛弃疾,也对自然有着细致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

中华儿女对月亮与浩渺无穷的天空的追寻永不止歇。今天,“天问”“嫦娥”“玉兔”“北斗”“天宫”等一个个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名字穿梭在天地之间,这是当代中国人用科学探索宇宙的壮举,是向未来发出的浪漫信号。

## 通榆年画承文脉 几代匠心展情怀

## ——通榆年画传承走笔

●吴珍 本报记者 李彤君/文 张殿文/摄

画,是1963年由姜贵恒与上海年画家魏瀛洲合作的《剪窗花》,作品问世后,曾创下再版10余年、发行量达7亿多张的记录。此前通榆年画多用工笔重彩、平涂勾线等国画法,进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擦笔水彩画在全国流行。1980年后,刘长恩、安学贵、谷学忠3位画家先后两次前往上海,向著名的年画家李慕白老先生学习擦笔水彩年画技法。学成归来后,通榆年画整体画风都有了改变和突破,又经创新发展,融合通榆画家的集体智慧、体现地方特色,形成了更符合东北特点的擦笔水彩年画风格,并由此诞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历数通榆年画之“最”,除吉林省最早的年画作品《打猪草》和创下全国年画发行记录的《剪窗花》外,刘长恩的《巧妈妈》刊载在1964年《美术》第2期上,是通榆年画发表在“最高权威学术期刊”上的作品;安学贵创作的《年三十》入选1984年第6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获得第三届全国年画作品展览二等奖,是通榆年画获得的“最高奖项”;刘佩娟共出版发行了78幅年画作品,是通榆年画创作与发行数量“最多”的画家。

“通榆年画不是木版年画,每一幅都是手绘作品。”画家谷学忠说

传统的年画创作多以木版雕刻印刷为主,而通榆年画是新年画,通过手绘创作而成。谷学忠老师正是通榆新年画的开拓者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创作了百余幅年画,其中50余幅先后在吉林、天津、上海、黑龙江、宁夏等地的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让鹤乡通榆扬名省内外。

谷学忠等老画家采用工笔重彩和擦笔水彩年画技法来表现传统题材内容,一些30多年前的作品,虽经岁月洗礼,但色彩依然艳丽、画面依然灵动,显示了画家高超的技巧。

擦笔技法是以特制的羊毫笔,蘸炭精粉在作品人物皮肤轻轻擦出明暗,擦到类似黑白照片显影,然后用透明水彩颜料画,第一遍用暖色,待完

全干后用冷色,冷暖交替几遍后,就出现很独特的柔和厚重的皮肤色彩。

谷学忠老师早期年画作品是用工笔重彩、勾线平涂等方式创作。而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作品,擦笔水彩画在全国流行。如1981年和1984年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我家的羊羔》《劳动致富多光荣》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激发了群众的劳动致富热情;1984年出版的《鸡鸣富贵》、1985年出版的《月月有余》两幅年画则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勤劳致富的写照。

除了紧扣时代主题,在谷学忠老师创作的年画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向海风光、丹顶鹤等具有地域特色风情的作品。如作品《旭日松鹤》,既是传统题材的装饰画,寓意松鹤延年,又融入了鹤乡通榆丹顶鹤的元素;年画《宝葫芦》当年在全国发行,先后印制了几十万张,用解放牌大卡车拉了二十几车。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老百姓过年贴年画的习俗渐弱,年画创作也随之越来越少。正是这个时期,谷学忠老师的年画创作也有所停滞。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经历了20余年衰落,通榆年画这一艺术瑰宝又焕发了新的生机,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传统文化复兴发展的重要时期,通榆年画又被赋予了新的活力与使命。

难能可贵的是,谷学忠等老一辈通榆画家们将自身积累了几十年的年画创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通榆年轻一代的美术创作者,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画家,使通榆年画能够传承,在原有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我们何其有幸,成为通榆年画创作的传承者,这是我辈之重任、之荣光。”通榆年画传承人、通榆年画艺术传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彦秋说

通榆年画能洗去岁月之烟尘,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得益于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不懈努力,更得益于老中青三代画家们深深的家乡情怀和年画情缘。

2014年,中年画家宁英明凭借着少年时在老一辈画家身边耳濡目染的记忆和对通榆年画的热爱,萌生了创作年画的想法,可是,提起笔来却不知道如何下手。抱着这样的遗憾,他到73岁的老画家

谷学忠家中请教,得到了谷老师的热情指点。此时,通榆年画已近20年没有新作了,老画家们年逾古稀无力执笔,中年画家们很少有人懂通榆年画,年青一辈对它感到既亲切又神秘。施彦秋看到谷老师家中的年画藏品和各种画具,听他讲述通榆年画走过的岁月沧桑,她激动得不能自抑,冲口而出:“谷老师,我想跟您学年画!”这一句话让老人家震惊了:“什么,你想学年画?还有人想学通榆年画?”谷学忠的眼睛湿润了,他看到了通榆年画复兴的希望。

从此以后,在谷学忠、赵志斌、倪彦智等老一辈画家的指导下,青年画家们开始学习年画元素、年画技法、构思构图等年画语言等知识,特别是传承弘扬了擦笔水彩年画等技法技巧。省内外通榆籍老画家们听说了这个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倾力支持。谷老师更是拿出了珍藏的画稿,把一生的经验技巧向弟子们倾囊相授。2021年3月底,通榆年画第三期创作培训班就要开班了。可是在前些年,年逾八旬的谷老师因病住院了,刚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出院第5天,他不顾学生们的劝阻,执意来到培训场地。学生们担心他的身体,老人却说:“这次培训准备了几个月,前期创作我都参与了,现在是关键期,就怕你们把握不好前功尽弃,我在家能坐得住吗?”

2021年6月,通榆县正式成立了年画艺术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发展了40余人的年画创作骨干团队。据了解,这个团队是我省现有最大的一支擦笔水彩年画创作队伍。团队还联合县教育局,将年画课程纳入中小学美术教育范畴,在全县20余所学校开设了年画课,受益学生近万人。

团队在县里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近几年创作了百余幅擦笔水彩年画作品。先后有47幅作品在省展中获奖,14幅作品推荐至国家级展览,组图《鹤乡冰雪情缘》入展全国“冰雪情·冬奥梦”主题绘画展,15幅作品入选中国年画网络邀请展。

通榆县还出台了聘用地域特色优秀文艺人才的特殊政策,建立文艺创作中心,请谷学忠等老艺术家定期对学员进行指导。农民画作者郭丽华就是年画创作团队中的一员,她本身就是农民,有着丰富的生活基础,所以她的创作大都来源于农村生活,作品接地气、有故事、有寓意,很多内容还结合了乡村振兴等大主题、大题材进行创作,取得非常好的社会反响。

与此同时,通榆年画艺术中心入驻县电商中



剪窗花

姜贵恒 魏瀛洲作



打猪草

刘长恩作

## 讲述非遗故事 传承非遗文化